



飞机上俯瞰太原（作者供图）

在澳大利亚的校园，繁重科研之余，我常思念故乡太原。那片汾河滋养、黄土孕育的土地，承载着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作为远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的游子，离家这五年来日夜与书籍、实验相伴，故乡的模样在心底却愈发清晰深刻。如今，终于踏上归乡旅程，国际航班转国内航班，飞机缓缓降落在武宿机场，透过舷窗，太原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轮廓映入眼帘。

走出机舱，我加快了脚步。接机口，我一眼便锁定父

2025年的太原城，春节的灯笼还未摘下，文庙巷的砖瓦似乎已被春风浸润得温润。山西考古博物馆的青灰屋檐下，腊梅暗香浮动，游人的脚步声与檐角铜铃的轻响，织成一片细密的网，兜住了浓浓的年味与文气。

人群里，总能看到郎姐的身影。她系一条绛红色羊绒围巾，鬓角微霜，眉眼弯弯，像是从古画里走出的云厚长者。正月里的博物馆比往日更喧闹，游客们跟着她穿过棂星门，指尖抚过石狮冰凉的脊背时，她的话便落下来：“瞧这狮子爪下的绣球，明朝匠人刻的——绣球滚了600年，滚到咱们脚边了。”

有人举着手机拍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她笑着提醒：“不妨蹲低些，这纹路要贴着光看，像不像黄河浪头叠着浪头？”几名穿汉服的少女围上来，她指着展柜里的陶俑轻声道：“看这姑娘的襦裙褶子，和你们衣裳上的云纹，隔了千年，倒像约好似的。”人群里便浮起低低的笑，仿佛历史忽然褪了厚重的外衣，露出一角鲜活的血肉。

最动人的光景在午后。西斜的日头爬上“考古的温度”展厅的玻璃幕墙，郎姐的影子和展柜里斑驳的青铜鼎叠在一处。她讲起侯马盟书，声音忽然轻了：“这些朱砂字迹，是2000年前活生生的人，蘸着自己的血写的。”满室寂静中，有个小男孩忽然抽了抽鼻子——不知是被历史呛着了，还是被斜阳晃了眼。

博物馆闭馆的钟声响起时，郎姐常被游客截在回廊里。上回来过的大学生举着笔记本追问六角亭的斗拱结构，年轻母亲抱着孩子问面鱼模具的掌故。她总是不急，从帆布包里摸出老花镜，指尖点着图纸细细讲，直到暮色染蓝了棂星门的飞檐。

若以为这便是郎姐的全部，便小看了文庙巷的风。

河开

的声音

岐李姝

我喜欢河开的声音  
嘟！ 嘟嘴！ 嘟嘟嘴  
……  
高亢！ 嘹亮！ 激情  
是号角  
让万物复苏  
是放歌  
让天地共鸣  
是情怀  
让母亲河解冻

我爱听河开的声音  
嘟！ 嘟嘴！ 嘟嘟嘴  
……  
悠扬，悦耳，动听  
是送别  
让严冬悄然而去  
是忠诚  
让约定如期而至  
是愿望  
让古城四季分明

每年七九的第一天  
我都守候在汾河岸边  
观察，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  
感受，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验证，一种不可改变的现象  
只有亲临  
我们才知道胸怀天地  
只有聆听  
我们才知道敬畏自然

# 再见 我的太原

姜继航

母的身影。母亲头发添了许多银丝，父亲脊背也不再挺拔，但他们眼中饱含的欣喜与期待，恰似我记忆中每次放学回家时的模样。我们紧紧相拥，千言万语在这无声的拥抱中交融，亲情的暖流在心底流淌，温暖着我的每一寸身心。

回到家中，熟悉的布置让我刹那间穿越回五年前还未离家的时候。书桌上那本未读完的书仍在原处，书签稳稳夹在当年停下的位置，仿佛时间在此温柔停顿。母亲满心欢喜，不一会儿就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都是我朝思暮想的家乡美食：过油肉，肉片色泽金黄鲜亮，咸鲜味道恰到好处，一闻便勾起无尽食欲；刀削面，面条中厚边薄、棱锋分明，入口外滑内筋，软而不粘，每一口都满是家乡味道。

饭后，我决定出门走走，去探寻这座城市的新变化。父亲说：“咱先去迎泽大街！”五年未见，如今这里更加宽敞了，双向16车道更加顺畅，中间的绿化带经过精心设计，四季常青，层次分明，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起到了降噪防尘的作用。智能公交站台整齐排列，电子显示屏实时更新公交车信息，让出行变得更加便捷高效。这种对传统街道的升级改造，既保留了迎泽大街的历史底蕴，又赋予了它现代化的活力，让我看到了太原在城市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夜幕降临，我和小妹来到儿时最爱逛的柳巷夜市。如今再来，夜市的热闹繁华扑面而来，更胜往昔。

夜市里，摊位鳞次栉比，宛如一条璀璨长龙。摊位上摆满各种商品，从精致手工艺品到时尚潮流饰品，从趣味小玩具到花样繁多的特色小吃，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

在这热闹氛围中，我仿佛变回无忧无虑的孩子，穿梭在熟悉的街道，感受城市的活力与温度。每个摊位、每种美食、每张笑脸，都构成城市独特的魅力，让我深深陶醉。

次日，我回到爷爷奶奶家，听闻我回国，一大家子人都来了。正在专心写作业的侄女听到敲门声，欢快地跑来开门，脆生生地喊着“叔叔”。看着五年前还在呀呀学语的她，如今已是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心中感慨万千，时间流逝悄然又深刻。爷爷奶奶脸上皱纹又多了些，岁月的痕迹愈

## “郎外婆”

宿非珍

农历正月十三那日，城南“悦心一善·爱心厨房”的小院里，炊烟裹着麦香爬上枣树枝头。郎姐系着靛蓝围裙，把面团揉成胖乎乎的元宝。三鲜馅的香气漫开时，轮椅上的少年忽然开口：“这味儿像我妈……”话尾断在半空，郎姐已把饺子盛进他碗里：“趁热吃，里头藏着好运币呢。”孩子堆里炸开欢呼，她转身去下刀削面，热气蒙了眼镜也不擦——反正闭着眼都能把面削得柳叶儿似的。窗台上的腊梅悄悄开了，花瓣落进面汤，漾起一圈金黄的涟漪。

归家的路上，她常拐进老菜场。卖豆腐的老汉认得她：“郎外婆，今儿的豆芽水灵，给孩子们炒醋溜的？”竹篮渐渐满了：小街要给孤儿院熬腊八粥，彩纸得教聋哑孩子剪窗花。街坊们笑她“比春风还忙”，她只摆摆手：“闲着骨头要生锈呢。”

推开自家院门时，月亮已爬上东墙。客厅里悬着她新绣的《晋阳秋色图》，蚕丝线勾出的汾河波光，在月光下粼粼欲动。书桌上摊着临了一半的《张迁碑》，砚台边卧着半块桂花糕。她拧亮台灯，忽然想起什么，摸出手机在备忘录上写着明日工作的重点。

新年的一天，我去拜访时，她正对着满墙的工笔画修改修改。画上是文庙巷的四季：春日的石阶覆着榆钱，夏



山西考古博物馆（资料图）

夜流萤绕着唐碑，秋霜染红金代经幢，冬雪埋住宋窑碎片。最末一幅却空白着，她说要等枣子熟时，画上穿红肚兜的娃娃踮脚摘果的样子。

郎姐不仅画国画，还写书法、做刺绣、会布艺，是“眼里有光的人”，在她的眼里处处有风景。

“郎外婆”这个昵称，早已深深刻在了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心中。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与奉献。无论是传播文化、服务公益，还是热爱生活，郎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美好。

窗外的文庙巷又飘起雪，博物馆的铜铃在风里轻晃。恍惚间，仿佛看见她站在棂星门下，白发沾着细雪，正把一片春秋的陶瓦，轻轻放进孩子掌心。

## 玫瑰飘香的“候鸟”生活

梁志宏

善良的春花作为东道主热情款待，刚过花甲相对年轻的桂花负责后勤购物，妻子协助做饭，三位勤劳的女性承担起了家务，她们几乎每天拉着购物车去超市和集贸市场采购。春花有时骑电动车外出办事，春节前还到果品基地为我们选购热带果品办理托运，风尘仆仆来去的样子飒爽亦可爱。返程前妻子患咽炎咳嗽，我陪她去四五里外的一家诊所输液，那天风大，春花提着头盔来到诊所，脱下身上的外套让妻子穿，我说你骑车只穿单衣哪行呀，她说年轻扛得住，看着她佩戴头盔和遮面巾跨上电动车逆风而去，我为之深受感动。

闲下来大家坐在客厅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我爱听三位女士聊家长里短和家族往事。聊天时我称赞春花款待我们辛苦了，春花动情地说爸妈离世，姨姨长辈们能来海南住一段，相互陪伴，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我突发联想，称她们三人为既朴素又鲜艳的三角梅，三人各为一角一瓣抱团取暖，引伸开来三个小家庭各为一角一瓣，而一位善良勤快的好媳妇则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让她们仔细欣赏夹在书里的标本，三角梅是叶子花，每一瓣红花可见清晰的叶子脉络，花容叶貌兼备，便融合了花朵与叶子的能量，其花语除了绚丽、热情，更有和美、吉祥的寓意。三角梅红花下有绿叶葱郁，我们男士正是护花的绿叶青枝。我描述三角梅之美和寓意，她们笑着认同。

除夕那天我与老妻回太原过年，春花桂花特意包饺子为我们送行。春花提前联系汽车，桂花夫妇执意送我们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万米高空俯视蓝天白云和尘世凡间，我想，世上并不缺少美，而在于发现那些自然美、心灵美，并能够引伸光大和触类旁通。愿人间的爱情都有玫瑰的娇艳与纯真，愿走进家庭的女性男士们都如三角梅一样绚丽与和美。

广居，是词语，也是人名。“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多么富有蕴涵啊！

广居姓阎，字子仁，号安亭，清代阳曲县河口村人（现为古交市河口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大挑举士入仕，历任湖南常宁、慈利、耒阳、芷江、麻阳知县，辰沅兵备道副使，乾州同知、知府。清嘉庆七年（1802）卒于任上，享年57岁。著有《力恕堂全集》《格言录》，均刊行于世。

不管在外怎么风光，他在当时的河口人眼中，就是阎元宝家的四蛋，同辈人口中的四哥（弟）。200多年过去了，他仍是河口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第一次来河口，导航导到了村委会旧址，守门人年届耄耋，名叫张四心，听说来意，便领上我转悠。走到村东，他右手一指，说这儿过去立着阎广居的神道碑。走到旧街，他左手指着一处老宅说，那是阎广居家的旗杆院。

在新街十字路口，与摆摊卖豆腐的阎振明相交。我问，你是阎广居的后人吧？他连忙摆手，笑着说：“不是，不是一个阎。人家那才了不得，‘五谷财神’，湖南乾州家立着牌位供着哩。”

步入旧街上一处老宅，主人阎会明一边展着“阎氏宗图”，一边指着图上的一处说，我们这个老祖宗刚正不阿、不畏强暴、除霸剿匪，硬气着哩。阎会明是阎广居的七世孙。我马上接话，他也有似水柔情。旁边的阎向东连忙应着：“是的，是的。”

村东大道旁的橱窗上，写着阎广居的生平作为，也画着阎广居的官服画像。阎广居已俨然成为河口的精神高地和文化坐标。

为了还原这位乡贤的真实人生，退休后的阎月亮牵头组织几位专家，驱车千里，到阎广居当年任职的地方走访考察，到南开大学图书馆查阅遗世孤本《力恕堂全集》，搜集到大量资料。弓才赋先生据此撰写出长篇历史小说《清代廉吏阎广居》，皇皇60万言，已出版发行。

多少年来，我埋首于这些资料和著作中，对阎广居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认真探究，仔细思量，想潜入他的内心世界，测试他的血脉灵蕴，看看吕梁山、汾河水在其其中的构成比重。

话是他写在纸上的文章，题为《枣树记》，共115个字，就像金秋时节的红枣，其实不华的禀赋、玲珑可感的心性、红得发烫的才情、憨态可掬的痴想，在秋风吹净叶片的枝头上，翔舞、欢腾。

清乾隆五十年（1785）十月，阎广居来到耒阳上任。他面对的县情是，官府长期不作为，盗匪横行，“水怪”作乱，民众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流落他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了解，阎广居这才知道，这些“水怪”原是南海苏禄国的巴天人。明朝天启年间，潮州巨商欧阳文在行商途中，遭遇海盗袭击，被他们搭救，为了避避免海盗报复，欧阳文便把他们带回潮州供养，多少年后，巴天后人流落到耒阳境内。阎广居想好对策，一面利用冬季这段时日，命人伐竹拓荒，放置食物，既不伤害他们，还要让他们尝到粮食的香甜，一面差人回到河口家乡，采购大麦小麦粮种和糍型糍粑等农具，并雇用几十名种田把式，先行示范，手把手地教他们耕种。

二月初，龙抬头。这天一大早，阎广居就来到了耒河码头，远远地看到船只靠岸，走下来一队肩扛农具或粮食、手提行李的老乡，听着那越来越近的乡音，眼眶便禁不住湿润了。一位壮壮实实的汉子径直走到他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四哥呀——四年没见了，我好想你啊！”说着便涕泪横流。

旁边马上就有人纠正：“应该叫‘县太爷’才对！”

阎广居弯腰扶起，盯着他的脸说：“浪平啊，你怎么来了？”话说，浪平儿时在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得被正在游泳的阎广居一把抓住拖上岸。从此，浪平视阎广居为救命恩人。

随后，阎广居转向众位乡亲，“你们都是我请来帮忙的种田把式，乡里乡亲的，叫我四蛋最好！”

浪平站在那里，像做了错事似的耷拉下脑袋。他突然抬起头，拉住阎广居的衣襟：“四哥你别嫌弃我。庄稼活，没得学，人家干甚咱干甚。我不会白吃你的饭。”

“来了就跟巴天人一起学着种地吧！”阎广居拍拍浪平的肩膀说。乡亲们听了都笑了。

一天，浪平与一个老乡同组，领着十个巴天人犁地。老乡扶犁舞动一下鞭稍，牛就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犁了一个来回。巴天人看那线条就像笔直的竹竿，点头称赞。轮到浪平扶犁了，牛怎么也不听使唤，气得浪平把鞭子甩得啪啪响，牛惊了一样，拉犁往前冲，浪平拽着牛，摁住犁，在地上活生生扭出一个“8”字。那些跟着看的巴天人叽叽喳喳、比比画画，你看我，我看看，乐得蹦起来。

几个月后，小麦成熟了，收割了，碾完了，巴天人吃上了馍馍大饼。说起浪平扶犁，大家哈哈大笑，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

眨眼就到了清嘉庆七年（1802），人们还在过大年、走亲戚的喜悦中，突然传来阎广居在乾州任上故去的消息。这一年的元宵节，河口村的爆竹全哑了嗓门。只见浪平每天都在街市上、汾河边嗷嗷地哀嚎着，哀嚎完，还要吼几嗓子，吼完，接着哭。后来，浪平就去了村东的木鸽屋上，站起来望望，又坐下来吼叫，吼完还是哭。天天如此。那一天，终于看见一队身穿白衣白裤，护着装棺材的马车，在官道上缓缓走来。浪平再也憋不住悲恸，站起来带着哭腔嘶吼：

高山上的石头沟底里的水，四哥哥你想家了这才肯回……

人群停下来，马车也停下来，抬头看山上。两面山崖把他的吼声推过去、扯过去，汾河水也带着哭腔附和：

这才肯回，这——才——肯——回！

